

# 《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等各行业原生记录“出圈” 素人写作，除了“素”还有什么

■本报记者 许畅

所谓“素人写作”，多指老本行并不是“写字”的普通人，写自己的人生故事。近期，快递小哥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外卖诗人”王计兵诗集《赶时间的人》、女儿视角下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图书陆续面世，市场销量上涨，来自社会各界的“素人写作”现象迅速“出圈”。

快递、外卖、保洁等职业，与作家、诗人的“身份交叉”固然有吸睛传播传播要素，但热闹之余，这一写作热潮对当下文学生态确实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与启发——当更多一线亲历者或见证者，以自述方式记录个人感受、哪怕粗糙却真切原生，汇成世间万象的平民手记，非虚构文学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的社会空间。

“大量素人作品的出现，多层次多维度生活经验的呈现，晓畅真挚的表达风格，让我们看到了真实和日常的力量。”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谈到，“素人写作”的出圈，其实也承担了某种呼吁和想象——能够带来一种新颖的有活力的文学。“但也没必要把过多压力给到素人，不必过分拔高。如果写作者刻意去强调素人身份，反而可能失去自然，有矫饰之感。”

## 一手经验的粗粝，却新鲜细腻

在作家肖复兴眼里，读素人作品犹如“见多吃多”装满华丽的餐厅里的商务餐后，到乡间大集尝尝锅气和烟火气十足的家常菜，会感受到不尽相同的味道。

锅气、烟火气背后，是有别于“二手临摹”的“一手经验”，或粗粝，却新鲜细腻。

很多人习以为常却似乎“不被看见”的工种，有了事无巨细的绵密记录。几年前，张小满的母亲从陕南农村来到深圳务工，成为商场保洁员；在职场上倍感压力的张小满与母亲在深圳重逢，共住狭小出租屋里。在女儿笔下，母亲“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招行工资卡，穿上了县城超市买的软底方口鞋，决心为自己攒出一份养老钱”。《我的母亲做保洁》里，类似的细节比比皆是——“你可能会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工作，需要将近 30 种工具：灰色拖把、墨绿色水桶、尘推杆、垃圾铲、洁厕液、洗衣粉、十余种化学清洁剂、玻璃刀、水刮子……”



制图：冯晓瑜

冲击网友的不仅仅是信息量，也有代际感受与思考——“这似乎是母亲那一代农村人的宿命，流血流汗养大了子女，但孩子没能争取到更好的生活，以至于他们老了要养活自己，甚至继续养活家庭。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退休’这回事，只有‘到干不动了为止’。”

“真实”与“敞开”，是这类写作引发讨论的高频关键词。《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留言：“谢谢你把我们经历写出来”“当小人物拿起笔，整个世界都敞开了”“各行各业都不容易，正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真实体验才会如此感人”……

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胡安焉做过快递员、夜班拣货工人、便利店店员、保安、服装店销售、加油站加油工……他写下工作点滴和生活甘苦，融入了平凡人在工作中的辛劳、私心、温情。“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月薪 30 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定额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而是意识到“生活中许多平凡隽永的时刻，要比现实困扰的方方面面对人生更具有决定意义”。

《赶时间的人》索性以“外卖蓝”为封面，每章都以一份外卖订单形式开始，“订单名”是章节题目，“备注栏”是章节内容简介，“订单详情”是篇名和页码。对王计兵来说，诗歌就是等红绿灯时暗

自擦亮火柴，他的成名作正是描述包括他在内的“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相关出版人指出，大众可能被一个外卖员的故事感动，但身份反差不会形成图书购买行为，靠的是文字的品质与共情才能触发购买和阅读，打动人心的终究是体悟生活的内在力量。

## “贴标签”后的命运还要靠文本质量

在不少出版人看来，身处技术越来越发达的快速迭代时空，读者对真相、真实、接地气的渴求变成一种刚需。比如 84 岁杨本芬奶奶《我本芬芳》书写缓慢的家庭生活和亲人关系，看似琐碎家常，但满足了很多人的情感诉求。朴实、准确、有感染力的语言，是文本成立的基础。“把事情本身叙述出来就有惊心动魄的地方。”恰如杨本芬所说，并非经历苦难才能写出好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灵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境遇，如果能真实地探讨境遇，往内心深处探索，就会写出很好的东西。”

《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出版方认为，编辑需要做的是创造条件尽量延长“素人”的创作生命。“素人写作”的魅力

或许恰在于，他们不是程式化的专业作家，不遵循商业化道路，也没有“攀登高峰”的雄心，他们的写作更多是出自内心需要。这批“田野写作者”如同一棵长在哪里、就顺势结出了什么样果子的。

“图书文案宣传语要提炼核心卖点，直白一点就是‘贴标签’，难免片面偏颇。但贴标签作为推广的常规办法，吸引来第一波读者，书而后的命运就主要靠内容本身了。读者自有分辨力去看去感受，去评判这标签贴得是否到位，是否适度。”《我在北京送快递》面世 10 个月累计发行已破 10 万册，该书责任编辑曹昭告诉记者，身处流量时代需要为一本书的生命作出必要的努力，但好的写作不会改变标准，“贴标签”后的命运还要靠文本质量。

不过，也有声音提醒，图书界需警惕“素人写作”标签的滥用，一味“猎奇”“矫饰”容易透支大众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信用额度”。毕竟早在 1991 年，刘震云就在《一地鸡毛》创作谈中写道：“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上去刀山火海，上山下山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当日常生活以正面姿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难的并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难的是“老本行不是写字的普通人”，怎样写出一本完成度不错的书，道出生活的真滋味。

#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在亲情中汲取重塑人生的力量

■本报记者 卫中

姐姐秀芳哭喊：“一辈子有一次灭顶之灾还不够吗？怎么灭顶之灾又找到我了？”妹妹秀丽把银行卡交给女儿，心灰意冷地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会先来。”正在央视 8 套播出的《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讲述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把两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推向痛苦与怨怒的泥潭，但是经过两对母女对彼此亲情的坚守和对重拾美好生活的信心，她们在磕磕绊绊中相互搀扶着走出不幸，让人生重新燃烧起向前奔跑的希望。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改编自纪静蓉的小说。在剧中饰演秀芳的许娣、饰演秀丽丽的陈冲都是国家一级演员，她们的出色表演为剧集增加了生活的底色和人物的厚度感。总导演沈严曾执导过《中国式离婚》《中国式关系》《大考》等多部聚焦现实主义的作品，作品风格以真实动人见长。从收视表现来看也验证了这套制作班底的出品质量，目前该剧在央视 8 套的收视率一路走高，在爱奇艺平台也名列家庭类剧集榜单第一。

## 当人生遭遇波折，亲情是最后的救赎

一场车祸，对于别人来说是故事，但对落到头上的家庭来说则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以微观的视角透视普通家庭在遭遇不幸与变故后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又通过她们在人生岔路口的重新抉择，展现出中国式家庭的坚韧以及亲情的力量。

原本灿烂的人生突然变得灰暗，要如何才能不失去自我？由钟楚曦饰演的安心在车祸中失去了双腿和艳丽的容貌，这对于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来说不啻于毁灭性的打击。安心在痛苦和绝望中变得敏感、乖戾、易怒，不停伤害身边爱她、关心她的人。原先幸福的婚姻也变得摇摇欲坠，丈夫秦峰从一开始的坚定守护，到犹豫退缩，他对妻子的爱逐渐褪去，只剩下道德感勉强维系夫妻



妻关系。

生命的至暗时刻，亲情是最后一盏为安心点亮的灯，妈妈的爱为女儿的人生托底。秀芳与女儿约定，如果自己减能减一百斤，那女儿就必须尝试安装假肢并重新站起来。车祸前，自信、美丽、要强的女儿是家庭里扮演“母亲”的角色，“管教督促”体重

失控的妈妈减肥；车祸后，那个惫懒、懒惰、恣意放纵口服之欲的母亲仿佛一夜之间“长大”，对女儿的爱让她肩负起举家庭的责任。

有观众在评论区表示，该剧开篇剧情“比较压抑”，有网友回复：“正是这种压抑，才让人生的起伏显得生动而有力量感。”《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以两

个家庭在磨难中奋力挣扎的历程，讲述了希望和坚持的力量，传递积极向上的精神；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坷，多年后回首再看只是唏嘘。

## 在争吵中升华亲情，母女一起“成长为大人”

俗话说“谁家的勺子不碰锅沿”，一家人在一起总有矛盾，更何况母女两代人的代际冲突，更是许多家庭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在《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的叙事创作中，既真实展现了两代人不同观念的尖锐对立，但又刻意贩卖焦虑和矛盾。母女之间有极端的偏执，又在磨合、包容、谅解之中消解矛盾，并在一次次争吵中学会如何调适自己，逐渐走向情感升华。

如果说秀芳是安心在黑暗中的天使，那么妹妹秀丽这边情形则颠倒了过来。由杨超越饰演的女儿若华是个“负重一万斤长大”的孩子，她从小就是不受妈妈偏爱的那个，即使在哥哥若轩离世后，母亲仍然没有把对儿子的爱转移到她身上。更尖锐的矛盾在于秀丽对待子女的方式，她对若轩宠爱但又有着巨大的控制欲，以至于儿子在遭遇车祸前就已经有要轻生的迹象。若华担心秀丽独居的精神状态，把妈妈接到学校宿舍，不久之后秀丽又以家长的身份管教若华的同学，这种说教欲望强烈的长辈角色引起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共鸣：“我妈也是这样”“这是我家的真事”……到了后来，秀丽鄙视女儿、偷看女儿隐私，甚至插手女儿的恋情，更是把母女之间的冲突推向高峰。秀丽这个角色，让观众感到不适，但她又真实可信，《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的“贴地飞行”，描绘出这类许多孩子“无处可逃”的家长形象。

庆幸的是，在剧中若轩清醒地对若华说：“你帮不了我，孩子是不能帮孩子的，首先你得成长为一个大人。”而若华“成长为大人”的标志就是与秀丽重新建立起互相包容、相互理解的母女关系，这也为无数面临代际冲突焦虑的年轻人看到了“精神出口”，有了些许治愈的力量。

## 观众席

2002 年，上海大剧院引进《悲惨世界》，开创了国外经典音乐剧引进之先河。此次，大剧院又开启中外联合制作的模式，引进了“托尼奖”获奖作品《娜塔莎、皮埃尔和 1812 年的大彗星》。这部剧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和《悲惨世界》一样，同样以人类文学史上的鸿篇巨制作为坚实的文本基石，并且选用了极具特色的沉浸式剧场形式。通过此次在前滩 31 文化演艺中心的首演场观摩可以感受到，20 多年来，大剧院的眼光始终看向国际文化艺术的最前沿，《大彗星》制作精良，依托历史与传统且观照当下，从音乐风格到舞台呈现，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讲述一个发生在沙俄时期的故事，这部剧的编剧兼词曲作者兼配器兼主演——戴夫·马洛伊并没有拘泥于某种特定的风格，而是将俄罗斯民间音乐、独立摇滚乐、电子舞曲、古典歌剧等看似不太相关的音乐风格糅合在一起，并且选用了“通唱剧”形式，除了剧末娜塔莎与皮埃尔的场景中皮埃尔的一段台词，其余内容全部用演唱表达。因此这部剧也被他自己称为“电音流行歌剧”。尽管选用了如此多样的风格，但在令人目眩的同时，整体音乐结构十分统一，因为所有的音乐风格选择、旋律以及和声的布局都依托于故事和人物的变化发展，相当“贴戏”——例如女主角娜塔莎表达对情人思念、对爱情渴望的独唱《别无他人》以传统的钢琴、弦乐为主，结合十分规则的三拍子圆舞曲律动，是一种偏向传统百老汇的音乐气质，而当娜塔莎在歌剧院邂逅英俊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尔后，电子舞曲风格则始终伴随着阿纳托尔的在场，精准地刻画了他性感多情的坏男人形象。因此，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音乐元素在全剧中伴随着人物和环境交织流动，汇聚成了一张有机的声音之网。

除此之外，用不同乐器音色表现人物内心在电影配乐中是十分常见的，但由于音乐剧的配器往往是后期由专门的配器师完成，因此不是所有音乐剧在后期上都能尽善尽美地与歌曲共同成长。在这部剧中，全能的戴夫·马洛伊亲自完成了全剧的配器。他善用戏剧的思维摆弄音色，手风琴的音色无疑为俄罗斯风味的营造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十分现代的电音音响概念，既让音乐摆脱和声与旋律的束缚，作为一种声音、音色以略带即兴的方式演奏更让全剧的声音别具一格，例如在描绘观看歌剧的感觉时，摇滚乐套鼓、打击乐特殊演奏技法与美声的假声、滑音等技巧交叠，营造了一种十分迷幻氛围感。只有作曲家能把控整体的音色效果，才能达到这种独特氛围的营造。

总而言之，这部作品让我们听到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证明了音乐剧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也为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  
(作者为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原音乐戏剧系主任)

# 《大彗星》：别具一格的声音

金复载

## 汇聚四地主创，《银河系历险记》1月28日首演 构建木偶戏的“未来星球”

## 独家探班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记源于郭庆亮提出的世界观——在故事发生的星球里，一切物体都是漂浮在空中的。这样的设定也让木头木偶在舞台上显得更加自然合理。作为澳门滚动偶戏团创始人，林婷婷有着丰富的木偶戏剧场经验，她对上海木偶剧团的“看家功夫”木头木偶称赞有加：“演员的技术非常纯熟，让木头木偶的表演很灵动、很好看。”来到上海为《银河系历险记》的偶戏部分执导，她希望给演员们做一些加法，“形体的能力、说台词的能力、甚至是唱歌的能力，有没有可能激发出演员的更多面向，这是我们正在探索的。”

## “孩子是最敏锐的观察者和接收者”

《银河系历险记》的三幕故事发生在 3124 年的动物、老人、植物星球，着眼于可以最大化突出木偶剧艺术特点的科幻题材，利用木偶先天的“假定性”艺术属性和创作规律，发挥科幻和想象力的作用和空间，创造出多元化的舞台表达，将宇宙、生物、科技、自然等社科知识以更亲和力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为了让舞台适应不同的星球环境，主创没有选择大规模的换景，而是用当下舞台流行的“即时摄影”，通过对微缩景观的实拍现播，营造出剧场空间的未来感。

## “看家功夫”和前沿技术，构建起“未来星球”

脖子塑料材质的火烈鸟、皮肉呈鳞片状的老虎，身上用吸管代替刺的豪猪，大大小小的偶型摆满了排练厅。以往，上海木偶剧团舞美制作中心的工作节奏基本是一年一台大戏。《银河系历险记》自去年七月开始筹备，团队在半年时间就赶制了一批精美的偶。团队主管蔡定相特地把记者领到“老虎偶”前，面前这个需要三位演员同时操控的偶用到了 3D 建模和立体开片技术，老虎的头部相当逼真。“雕一个小偶头虽然需要耗费很多时间，但成品会非常精致。而当尺寸放大很多倍后，最终的形体感和设计图有着比较大的出入。”蔡定相介绍到。2020 年，上海木偶剧团购入 3D 打印机，将前沿的技术应用到实际的道具制作中，立体开片不仅节约时间，也精准地复刻设计图样。

自《银河系历险记》建组后，导演郭庆亮和偶戏导演林婷婷分别在现加坡、澳门与上海之间来回穿梭，从偶的前期制作开始，二人就与舞美团队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排练现场记者看到，一位演员操控着一只老人形态的木头木偶，背后还粘着一根细杆，杆上方系着的气球与木偶头部项链。演员转身间，木偶仿佛是随着气球的游走而运动。如此设



上海木偶剧团最新作品《银河系历险记》排练现场。  
(上海木偶剧团供图)